

我跟魔鬼搶輸兒子



「媽媽，對不起，若妳想要探子，得靠弟弟了。」有一天，他從醫院診回家後，失望的跟我講：「一下輩子我再無緣為的養育之恩！」我回他：「不要等下輩子，我們這輩子先好好的過！」

我沒想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已被毒品的殘害、凌遲、毫無招架。

準備放棄自己。

每天跟惡魔搶兒子的日子，讓我心力交瘁。

只要他離開我的歲緣，一秒鐘，猶如一世紀。

有一回我終於生氣的罵道：「到底你把毒品藏在那裡？」

他乖乖地看著電腦主機。

細緻的粉末，塞入電腦機身的夾縫中，還得用名片去挑出來。我憤怒的將粉全部在垃圾桶內沖掉。

但我跟兒子一樣害怕，因為我知道，恐懼是忘不掉的。

粉末還會當場再出現。

無計可施，我買了一個網羅罐。

「若你發作時非常痛苦，媽媽幫你，把你手綁在床頭，好嗎？」這是我唯一想出的方法。

兒子絕望地點點頭。

但，我終究沒有绑住他。

他還是隨著惡魔的招喚，一次又一次的沈淪。

我記得他念國中時，天旋地轉，我倒地大哭。

我扶著摩托車，三更半夜去藥局，朋友的沈淪。

那天從驕傲現場回來，撞進到我家，平常常只十分鐘，我卻怎麼走，都找不到家。

因此我們發起了《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團工程》計畫，這場被喻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新劇團。

「我跟媽媽說：『你不用擔心，小孩還有機會。』」

我想讓天上的哥哥講：「你不用擔心，原本被毒品擊潰的家，現在又凝聚了。」

我們每個月以哥哥名義捐款五千元，讓媽媽從悲傷中找出力量。

全家氣氛仍不斷下沉，咽不過氣來。

直到一年多前，電視上看到《紙風車

台灣拯救浮士德計劃」。

我問他：「不要等下輩子，我們這輩

子先好好的過！」

我沒想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已被毒品

的殘害、凌遲、毫無招架。

準備放棄自己。

每天跟惡魔搶兒子的日子，讓我心力交瘁。

只要他離開我的歲緣，一秒鐘，猶如一

世紀。

有一回我終於生氣的罵道：「到底你

把毒品藏在那裡？」

他乖乖地看著電腦主機。

細緻的粉末，塞入電腦機身的夾縫中，還得用名片去挑出來。我憤怒的將粉全部在垃圾桶內沖掉。

但我跟兒子一樣害怕，因為我知道，恐懼是忘不掉的。

粉末還會當場再出現。

無計可施，我買了一個網羅罐。

「若你發作時非常痛苦，媽媽幫你，

把你手綁在床頭，好嗎？」這是我唯一

想出的方法。

兒子絕望地點點頭。

但，我終究沒有绑住他。

他還是隨著惡魔的招喚，一次又一次

的沈淪。

我扶著摩托車，三更半夜去藥局，朋友

的沈淪。

那天從驕傲現場回來，撞進到我家，

平常常只十分鐘，我卻怎麼走，都找

不到家。

因此我們發起了《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團工程》計畫，這場被喻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新劇團。

「我跟媽媽說：『你不用擔心，小孩還有機會。』」

我想讓天上的哥哥講：「你不用擔心，原本被毒品擊潰的家，現在又

凝聚了。」

我們每個月以哥哥名義捐款五千元，

讓媽媽從悲傷中找出力量。

全家氣氛仍不斷下沉，咽不過氣來。

直到一年多前，電視上看到《紙風車

台灣拯救浮士德計劃」。

我問他：「不要等下輩子，我們這輩

子先好好的過！」

我沒想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已被毒品

的殘害、凌遲、毫無招架。

準備放棄自己。

每天跟惡魔搶兒子的日子，讓我心力交瘁。

只要他離開我的歲緣，一秒鐘，猶如一

世紀。

有一回我終於生氣的罵道：「到底你

把毒品藏在那裡？」

他乖乖地看著電腦主機。

細緻的粉末，塞入電腦機身的夾縫中，還得用名片去挑出來。我憤怒的將粉全部在垃圾桶內沖掉。

但我跟兒子一樣害怕，因為我知道，恐懼是忘不掉的。

粉末還會當場再出現。

無計可施，我買了一個網羅罐。

「若你發作時非常痛苦，媽媽幫你，

把你手綁在床頭，好嗎？」這是我唯一

想出的方法。

兒子絕望地點點頭。

但，我終究沒有绑住他。

他還是隨著惡魔的招喚，一次又一次

的沈淪。

我扶著摩托車，三更半夜去藥局，朋友

的沈淪。

那天從驕傲現場回來，撞進到我家，

平常常只十分鐘，我卻怎麼走，都找

不到家。

因此我們發起了《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團工程》計畫，這場被喻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新劇團。

「我跟媽媽說：『你不用擔心，小孩還有機會。』」

我想讓天上的哥哥講：「你不用擔心，原本被毒品擊潰的家，現在又

凝聚了。」

我們每個月以哥哥名義捐款五千元，

讓媽媽從悲傷中找出力量。

全家氣氛仍不斷下沉，咽不過氣來。

直到一年多前，電視上看到《紙風車

台灣拯救浮士德計劃」。

我問他：「不要等下輩子，我們這輩

子先好好的過！」

我沒想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已被毒品

的殘害、凌遲、毫無招架。

準備放棄自己。

每天跟惡魔搶兒子的日子，讓我心力交瘁。

只要他離開我的歲緣，一秒鐘，猶如一

世紀。

有一回我終於生氣的罵道：「到底你

把毒品藏在那裡？」

他乖乖地看著電腦主機。

細緻的粉末，塞入電腦機身的夾縫中，還得用名片去挑出來。我憤怒的將粉全部在垃圾桶內沖掉。

但我跟兒子一樣害怕，因為我知道，恐懼是忘不掉的。

粉末還會當場再出現。

無計可施，我買了一個網羅罐。

「若你發作時非常痛苦，媽媽幫你，

把你手綁在床頭，好嗎？」這是我唯一

想出的方法。

兒子絕望地點點頭。

但，我終究沒有绑住他。

他還是隨著惡魔的招喚，一次又一次

的沈淪。

我扶著摩托車，三更半夜去藥局，朋友

的沈淪。

那天從驕傲現場回來，撞進到我家，

平常常只十分鐘，我卻怎麼走，都找

不到家。

因此我們發起了《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團工程》計畫，這場被喻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新劇團。

「我跟媽媽說：『你不用擔心，小孩還有機會。』」

我想讓天上的哥哥講：「你不用擔心，原本被毒品擊潰的家，現在又

凝聚了。」

我們每個月以哥哥名義捐款五千元，

讓媽媽從悲傷中找出力量。

全家氣氛仍不斷下沉，咽不過氣來。

直到一年多前，電視上看到《紙風車

台灣拯救浮士德計劃」。

我問他：「不要等下輩子，我們這輩

子先好好的過！」

我沒想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已被毒品

的殘害、凌遲、毫無招架。

準備放棄自己。

每天跟惡魔搶兒子的日子，讓我心力交瘁。

只要他離開我的歲緣，一秒鐘，猶如一

世紀。

有一回我終於生氣的罵道：「到底你

把毒品藏在那裡？」

他乖乖地看著電腦主機。

細緻的粉末，塞入電腦機身的夾縫中，還得用名片去挑出來。我憤怒的將粉全部在垃圾桶內沖掉。

但我跟兒子一樣害怕，因為我知道，恐懼是忘不掉的。

粉末還會當場再出現。

無計可施，我買了一個網羅罐。

「若你發作時非常痛苦，媽媽幫你，

把你手綁在床頭，好嗎？」這是我唯一

想出的方法。

兒子絕望地點點頭。

但，我終究沒有绑住他。

他還是隨著惡魔的招喚，一次又一次

的沈淪。

我扶著摩托車，三更半夜去藥局，朋友

的沈淪。

那天從驕傲現場回來，撞進到我家，

平常常只十分鐘，我卻怎麼走，都找

不到家。

因此我們發起了《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團工程》計畫，這場被喻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新劇團。

「我跟媽媽說：『你不用擔心，小孩還有機會。』」

我想讓天上的哥哥講：「你不用擔心，原本被毒品擊潰的家，現在又

凝聚了。」

我們每個月以哥哥名義捐款五千元，

讓媽媽從悲傷中找出力量。

全家氣氛仍不斷下沉，咽不過氣來。

直到一年多前，電視上看到《紙風車

台灣拯救浮士德計劃」。

我問他：「不要等下輩子，我們這輩

子先好好的過！」

我沒想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已被毒品

的殘害、凌遲、毫無招架。

準備放棄自己。

每天跟惡魔搶兒子的日子，讓我心力交瘁。

只要他離開我的歲緣，一秒鐘，猶如一

世紀。

有一回我終於生氣的罵道：「到底你

把毒品藏在那裡？」

他乖乖地看著電腦主機。

細緻的粉末，塞入電腦機身的夾縫中，還得用名片去挑出來。我憤怒的將粉全部在垃圾桶內沖掉。

但我跟兒子一樣害怕，因為我知道，恐懼是忘不掉的。

粉末還會當場再出現。

無計可施，我買了一個網羅罐。

「若你發作時非常痛苦，媽媽幫你，

把你手綁在床頭，好嗎？」這是我唯一

想出的方法。

兒子絕望地點點頭。

但，我終究沒有绑住他。

他還是隨著惡魔的招喚，一次又一次

的沈淪。

我扶著摩托車，三更半夜去藥局，朋友

的沈淪。

那天從驕傲現場回來，撞進到我家，

平常常只十分鐘，我卻怎麼走，都找

不到家。

因此我們發起了《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團工程》計畫，這場被喻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新劇團。

「我跟媽媽說：『你不用擔心，小孩還有機會。』」

我想讓天上的哥哥講：「你不用擔心，原本被毒品擊潰的家，現在又

凝聚了。」

我們每個月以哥哥名義捐款五千元，

讓媽媽從悲傷中找出力量。

全家氣氛仍不斷下沉，咽不過氣來。

直到一年多前，電視上看到《紙風車

台灣拯救浮士德計劃」。

我問他：「不要等下輩子，我們這輩

子先好好的過！」

我沒想到，那時候他的身子已被毒品

的殘害、凌遲、毫無招架。

準備放棄自己。

每天跟惡魔搶兒子的日子，讓我心力交瘁。

只要他離開我的歲緣，一秒鐘，猶如一

世紀。

有一回我終於生氣的罵道：「到底你

把毒品藏在那裡？」

他乖乖地看著電腦主機。

細緻的粉末，塞入電腦機身的夾縫中，還得用名片去挑出來。我憤怒的將粉全部在垃圾桶內沖掉。

但我跟兒子一樣害怕，因為我知道，恐懼是忘不掉的。

粉末還會當場再出現。

無計可施，我買了一個網羅罐。

「若你發作時非常痛苦，媽媽幫你，

把你手綁在床頭，好嗎？」這是我唯一

想出的方法。

兒子絕望地點點頭。

但，我終究沒有绑住他。

他還是隨著惡魔的招喚，一次又一次

的沈淪。

我扶著摩托車，三更半夜去藥局，朋友

的沈淪。

那天從驕傲現場回來，撞進到我家，

平常常只十分鐘，我卻怎麼走，都找

不到家。

因此我們發起了《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團工程》計畫，這場被喻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新劇團。

「我跟媽媽說：『你不用擔心，小孩還有機會。』」